

章太炎先生所著書

十七

卷之三

七

太炎文錄初編

別錄卷一

中華民國解

中國之名別於四裔而爲言印度亦稱摩伽陀爲中國日本亦稱山陽爲中國此本非漢土所獨有者就漢土言漢土則中國之名以先漢郡縣爲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國者舉土中以對邊郡漢土之言中國者舉領域以對異邦此其名實相殊之處諸華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爲言世言昆侖爲華國者特以佗事比擬得之中國前皇曾都昆侖以否史無明徵不足引以爲質然神靈之胄自西方來以雖梁二州爲根本宓犧生成紀神農產姜水黃帝宅橋山是皆雖州之地高陽起于若水高辛起於江水舜居西城據世本西城爲漢漢中郡屬縣故公孫尼子言舜牧羊於漢陽據地理志漢中郡襄陽縣有漢陽鄉禹生石紐是皆梁州之地觀其帝王所產而知民族奧區斯爲根極雖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起如是也其後人迹所至徧及九州至於

秦漢則朝鮮越南皆爲華民耕稼之鄉華之名於是始廣華本國名非種族之號然今世已爲通語世稱山東人爲侉子者侉即華之遺言矣正言種族空就夏稱說文云夏中國人也蠻夷猾夏帝典已有其文知不起於夏后之世或言遠因大夏此亦與昆侖華國同類質以史書夏之爲名實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謂之夏或謂之漢或謂之漾或謂之沔凡皆小別互名本出武都至漢中而始盛地在離梁之際因水以爲族名猶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國之號是故得言諸夏其後因族命地而關東亦以東夏箸下逮鐸季撫有九共與匈奴西域相卻倚聲教遠暨復受漢族之稱此雖近起一王不爲典要然漢家建國自受封漢中始於夏水則爲同地於華陽則爲同州用爲通稱適與本名符會是故華云夏云漢云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爲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爲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謐今有爲金鐵主義說者曰中國云者以中外別地域之遠近也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

一血統之種名乃爲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爲夷狄夷狄可以進爲中國專以禮教爲標準而無有親疎之別其後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其稱中華如故以此推之華之所以爲華以文化言可淺知也故欲知中華民族爲何等民族則於其民族命名之頃而已舍定義於其中以西人學說擬之實採合於文化說而背於血統說華爲花之原字以花爲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狀態血統之奇此可於假借會意而得之者也爲是說者蓋有三惑一曰未明於託名標識之事而強以字義皮傅爲言夫華本華山居近華山而因有華之稱後代華稱既廣忘其語原望文生訓以爲華美以爲文明雖無不可然非其第一義亦猶夏之訓大皆後起之說耳且如印度人種舊稱爲阿黎耶今人推究其始則爲農夫而其後或言貴人或言聖者此實晚出之義乃種人所以自矜尚也就以有義言之中國向日稱民爲黎民至秦則曰黔首黎云黔云皆謂其黑髮也然不得以一切黑髮者盡指爲同族縱令華有文化之義豈得曰凡有文化者

盡爲中國人乎必如所說則凡有農夫皆得爲印度人凡有貴人聖者亦皆得爲印度人安得此瀆亂汗漫之言也今夫蠻夷戎狄固中國所以表別殊方者其始劃種爲言語不相濫久之而旃裘引弓之國皆得被以斯名胡本東胡久之而稱匈奴者亦謂之胡久之而稱西域者亦謂之胡番本吐番久之而稱回部者亦曰西番久之而稱臺灣之野人者亦曰生番名既濫矣而不得謂同稱者即爲同國同族況華之名猶未同也特以同有文化遂可混成爲一何其奢闊而遠於事情邪二曰援引春秋以誣史義是說所因起於鐸逢祿輩世仕滿洲有擁戴虜酋之志而張大公羊以陳符命尚非公羊之舊說也案中國自漢以上視蠻閩貉狄諸族不比於人故夷狄無稱人之例春秋嘗書邢人狄人伐衛齊人狄人盟于邢公羊不言其義夫引異類以剪同族蓋春秋所深誅狄不可人而邢人齊人人之則是邢人齊人自儕於狄也非進狄人實以黜邢人齊人老子有言正言若反觀於春秋書狄爲人其言有隱其聲有哀所謂志而晦哉若夫潞子嬰兒赤狄犬種晉與爲婚既非匹偶及遭虐殺興師復仇書潞子

者非謂夷狄有君亦正所以賤晉與書狄人者同科而公羊謂潞子爲善斯言之不從矣其有貶黜諸華同於夷狄者則春秋書晉伐鮮虞是何氏解詁曰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強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是所以狄晉者正以其自戕同氣委陳蔡於夷而不顧耳夫棄親暱而媚諸夷又從而則效之則宜爲人心所深嫉今人惡范文程洪承疇李光地曾國藩輩或更甚於滿洲雖春秋亦豈有異是若專以禮教爲標準者人之無道至乎弑父烝母而極矣何春秋之書此者亦未嘗賤之如狄也至於吳楚封域不出荆揚固禹貢九州之地熊繹周章受封命族豈與赤狄山戎同例特其地襟有諸蠻而吳楚漸其汙俗又以不修職貢自外宗周故爲春秋所貶召陵征而苞茅入黃池盟而命圭從則進之同於齊晉以其本非夷狄故向日自外則退之今日自內則進之是猶越雋益州漢世久設郡縣及唐末南詔畔援聲教壅隔宋世王靈不遠不得已而棄雲南至明復隸版籍豈得曰雲南本夷狄至

明始進於中國邪夫子本楚之良家而云楚爲非種以憂勞主父效忠穹廬故
遂不憚汙辱其鄉人慮大義滅親之泰過也蓋春秋有貶諸夏以同夷狄者未
有進夷狄以同諸夏者杞用夷禮則示貶爵之文若如斯義滿洲豈有可進之
律正使首冠翎頂爵號巴圖魯者當退黜與夷狄等耳三百乘表譜實錄之書
而以意爲衡量如彼謂混淆殊族至千百種歷久而稱中華如故是也夫言一
種族者雖非銖兩衡校於血統之間而必以多數之同一血統者爲主體何者
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統而起於此復有殊族之民受我撫治乃得轉移而翕
受之若兩血統立於對峙之地者雖欲同化莫由中國魏晉以來異族和會
者數矣稽之譜牒則代北金元之姓視漢姓不及百一今試於通都廣市之
間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詢其氏族舊姓多邪抑弔詭殊恆之姓多邪其間固
有私自改變與朝廷賜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書中其數猶最微末夫豈徒
保中華民族之空模而以佗人子弟充其闕者或曰若如是則滿洲人亦居少
數而已稍稍同化於我矣奚不可與同中國爲荅曰所以容異族之同化者

以其主權在我而足以翕受彼也滿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撫治而得之乃以陵
轢顛覆我而得之二者之不可相比猶婚媾與寇之例以婚媾之道而歸女於
吾族彼女則固與吾族同化矣以寇之道而據我寢宮入我牀第亦未嘗不
可與我同化然其爲怨爲親斷可識也吾向者固云所爲排滿洲者亦曰覆
我國家攘我主權之故若其克敵致果而滿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適黃龍之府
則固當與日本暹羅同視種人順化歸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權未復耶不得舉
是爲例人有病而啜粥者於吐下之後可也未吐下時而先啜粥非直滋病
亦歐惡不能下嚙咽先後之序其術其心皆如是矣說者茫昧私臆吾輩非
以民族主義爲主義乃以民族主義爲手段是猶見未吐下而屏粥者曰是徒
懼其滋病耳不知本自歐惡未嘗欲一箸一匕之入咽也夫不知中華之名義
斯所以有三惑也

中國以先漢郡縣爲界而其民謂之華民若專以先漢郡縣爲界者則蒙古
回部西藏之城不隸職方其經營誠空稍後若夫樂浪玄菟即朝鮮之地交

趾日南九真奄越南而有之至於林邑則柬埔寨是也以民族言二國起居衣食多與禹甸同風言語雖殊而文字誦讀能中其音異於日本之隔閡者血統則朝鮮稍襍而越南皆吾冠帶之民間有蠻人時相錯雜則與瓊雷一例是二國者非獨力征經營光復舊土爲吾儕當盡之職觀其受制異國舉止掣曳扶衰禁暴非人道所宜然乎朝鮮設郡止於漢魏越南則上起秦皇下逮五季皆隸地官之版中閒闊絕明時又嘗置行省矣今二國之陵藉於異域則同而政術仁暴稍異故經營當有後先其次則有緬甸緬甸非先漢舊疆特明代眾建土司隸於雲南承宣之部土民習俗雖異諸華而漢人徙居者衆與于厔盛達爲鄰類然既未設流官定居朝鮮之次外人之遇緬甸猶視越南爲寬則振救無嫌於緩西藏回部明時徒有冊封其在先漢三十六國雖隸都護比於附庸而非屬土今之回部又與三十六國有殊蒙古則自古未嘗賓服量三荒服之後先則西藏以宗教相同猶爲密邇回部蒙古直無一與漢族相通故以中華民國之經界言之越南朝鮮二郡必當恢復

者也緬甸一司則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也然而事有難易得以曲成不得以徑行舉措之宜或與誓願相左今者中華民國慮未能復先漢之舊疆要以明時直省爲根本除緬甸越南朝鮮其恢復則不易惟

緬甸亦非可以旦夕致者三荒服雖非故土既不佗屬循執導之猶易於二郡一司其同化則互有難易若計言語文字者則新疆既多漢族而回民聰穎勝于蒙古其教易入蒙古雖顛愚以漢人數往貿易亦漸能效其音聲獨西藏爲僻左又向習波黎文字既有文明之學不受佗熏則漢語或相扞格故語言文字之化當盡力者莫西藏若也若計居食職業者回部耕稼與漢俗不甚差違宮室而居外有城郭西藏山谷阻深雖欲游牧其勢不能廣行故任地力者亦多特其土地硗確栽種獨宜青裸上者止於牟麥而秔稻不適於土宜木城雖陋猶愈於支幕者至於蒙古戈壁曼延雖平地亦多沙漠天若縱之使事游牧即不得不張幕而處其王與台吉輩雖有寢室而不可徧及烝民故居食職業之化當盡力者莫蒙古若也若計法律符令者西藏雖聽於神權清政府亦多

遣滿員輔其吏治今仍可以漢官治之蒙古自有酋長其律亦與中土大殊然如塞外歸化諸城凡諸獄訟以同知司裁判諸台吉環坐其旁應對唯謹稍不稱意以手抵案而叱之然則漢官任治非不可行於內外諸盟獨回部以無罪而亡滿洲遇之酷虐非若蒙古之爲肺腑臧教之被尊崇今雖暫置行省猶歲勒回民以供諸王之役使滿洲視回部若艸芥而回部亦深甚滿人遷怒馳憎及於漢族吏治稍有不適則譟變隨之故法律符令之化當盡力者莫回部若也今欲使之同化惟設官興學專意農工而法律暫因其故必期以二十年然後可與内地等視吾向者有言曰浸假言語風俗漸能通變而以其族醇化於我吾之視之必非美國之視黑民若今有人就吾之說而詰之曰使其不然則見今之未醇化於我者吾視之將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藏人即爲民族主義而不得已之政策也夫曰醇化以後則不與美國之視黑民等者謂其得豫選舉見之行事不以空言相欺耳非曰其未醇化以前則特定區劃踰之者斬殺唯命也未醇化以前固無得豫選舉之事彼爲金鐵主義說者曰

蒙古藏人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者必以通中國語爲惟一條件夫能通中國語者則已稍稍醇化矣然於中國社會之形態能知其一二邪情僞不知利病不審坐而論道則勿能縱令隨眾予奪亦與投鈎何異且所爲建設代議士者非獨爲人民平等計詢於芻蕘固欲其言之有益於治耳若言之而不能中要領與不言同則選舉固可廢矣故專以言語同化者必不足以參通國之政也必不得已惟令三荒服各置議士其與選者惟涉於彼部之事則言之而通國大政所不與聞則差無弊害耳非獨此也滿人於中國語言文字既同化矣而職業猶不三荒服若回部西臧猶有耕稼蒙古猶有游牧滿人則於此亦未服習斯所謂惰民者貴人惟逐倡優歌二簧彈琵琶以終日月駐防之軍日提雀籠嬉游街市寒則擁裘而出兩臂結胸腹閒持熏爐以取暖行過餅家見有美食則張口而唼食之不以指取此人所共覩者彼其告窳偷生不知民業又三荒服之不若世人或以滿人文化視三荒服爲最高徒就此方見有法政陸軍之學生而言之耳此雖成就亦祇入官從軍之技其不知民事自若也且人

非生居閭里日覩米鹽瑣屑之情則雖專精法政而入官猶無所效近世爲長吏者都邑之士必不如村落之儒經世之通材必不如田家之訟棍豈非講習虛言不如親覩實事之爲愈歟昔滿洲僞高宗欲盡去天下州縣悉補以筆帖式鑄統勳曰州縣治百姓者也當以曾爲百姓者爲之然則代議士者爲百姓代表者也可弗以曾爲百姓者充之乎議士之用本在負擔賦稅不知稼穡之艱難閭閻之貧富商賈之贏紬貨居之滯流而貿焉以議稅率未知其可今被滿人於百姓當家之業所謂農工商賈者豈嘗知其豪釐而云可爲議士何其驕虛言而忘實事也且近世爲僧侶者耶不得充代議士彼僧侶者豈絕無學術邪正以寺產所資足以飽食與農工商賈之事相隔故也然以歐美之僧侶比滿洲之法政陸軍學生則明習民情與否又相縣矣滿洲者勿論學生馬甲其爲惰民一也己不事生產而評佗人之生產己不納租稅而議佗人之租稅於權利則不當有於事實則無所知彼滿人而欲有代議士之資格邪空俟革命以後盡裁甲米退就農耕乃始爲與漢人同化然後得與中國之政治耳金

鐵主義論者一與僅知語言之滿洲人再與僅知語言之三荒服人夸言平等

而忘利害中失之端其癥結非難破也在昔漢唐宋明之世初任文吏後進儒生人材迂通雖非同揆要其講求吏治哀念民生先後一也是故當其末造朝政不綱而吏治猶清於下未有若滿洲之汗漫者滿洲初載任用族姓柄政者皆介胄武夫非獨刀筆文法有所不曉民生百事尙未能舉其名號也世傳僞高宗南巡時見田閒有稻秧問言何艸然此非獨一人而已民閒事業隔閡可知又其素性貪饕以苞苴爲應有慚德在躬即無以廉問羣吏是故吏治得失本非其所措心而漢官亦承其風旨曹司則不知法律府縣則不接吏民循吏之傳半錄虛文于成龍余甸之徒前世所恆有者於斯乃爲麟角其夸言經世者則曰瞻言百里方略何如而已蓋所舉不出攻略聚斂二端而游說橫議之風以起遠猷辰告而不能治一水門長駕遠馭而不能捕一劫盜經畫國常而不能理一凶政高張籌筭而不能平一租庸率天下而爲魏了翁馬廷鸞真德秀北濬之徒手把三通躬述衍義猶不如田千秋之不學無術足以富民何者退野人而進華士也至於近世則墨吏盈朝

貪汚載路繩以法律比屋可誅一介清廉之長官且不可得況復爲民興利哉夫講求吏治至纖至悉又必履行經驗而後得之非搖唇鼓舌大言自肆者所能爲至言立憲則不然勦襲講義粗涉政書言之至易而比於講求吏治者爲名高金鐵主義論者蓋聞其風而興起矣彼見滿洲政府近時所注意者無過聚財講武二端而於吏治得失民生隱曲曾不一語及之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但使國會成立籠罩羣生則中國已足以治誠如是則彼所謂憲政者金云鐵云而已其去漢唐盛時專制之政何其遠邪蓋曩者包世臣汪輝祖輩所見雖近而吏治民生言之至悉金鐵主義論者則並此亦不知也近者梁啟超輩日扇虛言猶知吏治點污不可姑息欲求立憲必先之以開明專制金鐵主義論者則並此亦不知也不言吏治得失則行媚可及於臧吏不計民生隱曲故選舉可及於惰民彼且謂今之滿人可充議士何論三荒服人猶有職業者邪吾所見者則與此異方其未醇化時宜分部爲三各設一總督府中華民國建後各省督撫當廢惟存布政使爲長官總督即專爲荒服設也而其下編置政官其民亦各舉其賢良長者以

待於總督府而議其部之法律財用徵令以授庶官而施行之興其農業勸其
務事教其語言諭其書名期二十年而其民可舉於中央議院若是則不失平
等亦無不知國事而妄廁議政之位者廟謀人道兩無所虧則亦可以已矣若
謂漢土面積小於三荒興亡絕續之交必將奮而自主非用兵力則不足以致
之者不悟三荒相合誠較漢土爲寬分部計方則回部西藏二者各當漢土三
分之一惟蒙古乃略相等雖然蒙古之衆建諸侯久矣非內部有梟雄先以武
力蠶食諸隣如噶爾丹所爲者則必不足以自恣西藏自元滅吐蕃以後建立
法王明之代元清之代明西藏皆率土來賓不煩一旅彼滿洲者或以崇信黃
敎得其歡心如明太祖曷嘗以此爲市邪必以宗教爲歡則中國亦有文成公
主西藏尊之以爲神母號曰多邏伊伽此亦可援以爲質者蒙古自萬歷以後
漸胡土克圖之化則殺掠之心已衰西藏不絕蒙古亦易馴耳若謂英俄二憝
狼子野心乘隙窺邊誘以化屬此雖滿洲政府不亡其執猶不可禁何獨革命
之世然也且方今社會革命之聲徧布歐土而印度亦有謀光復者人亦有